

單時文學論

王平陵 著



戰時文學論

王平陵著

戰時文學論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王 平 陵

發 行 人

上海雜誌公司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

分

上海福州路

長沙東長街

廣川永漢北路

武昌胡林翼路

梧州大中路

成都祠堂街

宜昌二馬路

西安南院門

店

店

重慶武庫街

昆明西華路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廿五日漢初版

發行額：三〇〇〇冊

實價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寄費）

出版物：第0208號

甲 項：第 45 號

短序

——爲什麼寫「戰時文學論」——

文學的範圍很寬廣，寫作的方向是狹窄的，任誰也不能把寫作的趣味，蔓延到文學的各方面。作者個人的趣味，是近於小說方面的；可是在這小冊子中有一篇是戰時小說的創製，我最不滿意。這就是證明了人們對於自己趣味所近的事業，是應該讓人家來指導的；自己往往狃於成見和偏見，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至於除小說以外的其他各部門，以作者個人的趣味及努力的時間來說，是門外漢；但是，旁觀者清，我相信所提出的意見，倒是比較忠實的。

文學與戰爭，是同樣由情感出發的。缺乏情感的人，不能爲國犧牲；也不會純粹站在利他的立場，悲天憫人，喊出這時代的沉痛的呼聲。所以，當戰神開口的時候，也就是文學抬頭

的時候，戰爭能燬滅許多東西，文學不僅要在戰爭時期產生許多新的東西，而且是要把戰爭所燬滅的東西，設法保存，傳之於永久的。在戰時的文學家，有比一般人更重的責任，文學在戰時，怎樣就能完成文學家所應盡的責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便是作者在百忙中試寫戰時文學論的一個小小的動機。

在這薄薄的小冊子中，要把關於文學在戰時所應該幹的事，說到毫無遺憾的地步，不特作者的能力不許可，即在時間上也受了嚴重的制限。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論題，祇拿出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在作者真是非常的慚愧！不過，有可以負責告訴讀者的，就是，這小冊子中的每一個字，並不是爲着雜湊篇幅的緣故隨便寫出的。作者企圖竭盡了經濟的手段，充分表達自己的主張，這是在寫作時的一份誠意和苦衷；至於有沒有把握着這種效果，還請讀者賜予不客氣的指導。

王平陵於漢口 一·二一·深夜。

戰時文學論

目 錄

目 錄	目
短 序 爲什麼寫「戰時文學論」	
第一章 戰時中國文藝運動	一
第二章 日本文藝思潮的沒落	七
第三章 戰時中國文學家的責任	一四
第四章 戰時作品的意識與技巧	二〇
第五章 戰時的陣地文學	二九
第六章 戰時的農民文學	三四

第七章	戰時的詩歌·····	四四
第八章	戰時小說的創製·····	四八
第九章	戰時的報告文學·····	五三
第十章	戰時的移動演劇·····	五七
第十一章	戰時電影的生產問題·····	六四
第十二章	結論·····	七四

第一章 戰時中國文藝運動

從八·一三到現在為止——即神聖的抗戰陣綫退出淞滬，由淞滬退出神聖的國都，即中國文化的中心，跟隨戰略的移動，由上海而首都，而至武漢為止，時間剛剛是四個月，在這短短的過程中，我們一切文化工作——尤其關於文藝的一部門，老實說：作家們未嘗不在焦心苦慮，企圖在這大時代中，表現其戰鬥力；但，由於實際上所暴露的效果的微薄，充分說明了所以微薄的原因，是：

(一) 作家羣的組織機構不健全，因抗戰所發生的急待解決的問題，未能根據作家們的天才與技能，厲行嚴密的分工，就各個問題，予以切實的答覆。一般的作品，僅是從傷兵口中，從新聞的憶測中，一窩蜂地描繪了些東西戰場的輪廓。誠然，這一類作品，也是需要的，如果寫得深切動人的話。不過，作家們所要抒寫的題材，不僅止於此。例如：關於傷兵管理，疏散

難民，督促當局的工作趨於具體化，切實化……都是最重要的課題；而這類有意義的作品，是極難發見的，不能不認為莫大的遺憾！

(二)適應神聖抗戰所發動的一切刊物，其表現的方式姑不論，僅就其內容而言，我們發現了一個最大的缺點——「重複」。重複的結果，便無法避免駁雜、淺薄、「差不多」的毛病。出版巨子張靜廬先生告訴我說：「擺滿在雜誌公司裏的雜誌，多到不可計數；但找不出一種適合兒童和戰時讀物，及喚醒勞苦大眾的簡易讀物。而有的是只有智識份子才看得懂的千篇一律的東西。」我覺得張先生這一個根據事實的說明，是值得我們深切注意的。

(三)作家們在工作的選擇上，不必說集到一個方向，用超過的力量，僅能獲得細微的效果，最好是各就力之所能，向各個方面去發展。在過去，人事上往往難免摩擦，使思想、意志、情感，未能做到結實的凝固，這也是不可諱言的缺點。

(四)我們知道，從實際方面覓取寫作的素材，是非常艱苦的；可是，不從實際方面努力

又無以完成作家們所應盡的義務。但當我們接觸到那些「差不多」的作品時，我們的作家，無疑的，是犯着「避重就輕」的失敗了。

在這裏，並不是清算過去，過去沒有清算的必要；從今天起，我們爲要在快速的時間內，表現切實的效果，我們不能把過去的遺憾，缺點，失敗，作爲我們最寶貴的經驗，根據着，把握着，調整今後的工作。

神聖的抗戰，已轉入新的階段了，我們的呼吸，是極度緊張的，留給我們準備的時間，更是異乎尋常的短促，再也不容許我們走迂迴曲折的路，我們此刻要走最短的垂直綫。

讓我根據此刻急不及待的情勢，提供幾條原則，也就是今後工作的中心，就教於負有嚴重使命的文藝工作者。

(一)現在是民族的生存高于一切，只有抗戰到底，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我們爲着凝聚抗戰的力量，堅強抗戰的力量，就得燬滅一切人事上的摩擦，情感和意氣的糾紛，大家死心塌地丟去舊怨恨，仇視，嫉妒，真忱赤坦地攜着手，向着爲民族爭取最後生存的目標，一

致的拼命地努力。

(二)過去四月中的教訓，嚴厲地警告我們，使我們覺得與其互相推諉，彼此抱怨，不如各就自己所應負的責任，切實檢討一下，各就自己所曾經表現的工作，嚴格反省一下，再從紛亂中找出一個頭緒，排列出急需要做的「工作」，大家義不容辭地分担一部分，相約在指定的時間內，切實地完成。

(三)在積極方面，文藝工作的動向要堅定國民「抗戰必勝，妥協必亡」的信念，要樹立完整而健全的政治機構，要加強最高領袖對於運用一切政治機構的力量——尤其是一切武裝指揮權的絕對的統一。

(四)消極方面，要根除漢奸的行動及其潛伏的勢力，即類似漢奸的言論，亦必澈底予以打擊，作為今後文藝工作者一個最切要的目標。

(五)在文藝思想的發動，我們要求深入到一般國民和青年的內心，適合他們所能接受的程度，予以切實有用的食糧；不僅是刺激他們的情感，而要是把大時代所提示的責

任和意義，造成偉大的思想的主潮，凝結強固不拔的力，組織他們的實生活，使實生活與思想打成一片，肩負這時代所無法逃避的艱鉅，奮勇前進。

(六) 文藝動力所展開的空間，我們要使每一個空間，播下堅實的種子；這就得把文藝運動——尤其是關於抗戰戲劇的演出，各就指定的地域，使運動普遍化，深入化，確實化。不必蒼萃於都市，而要散佈在廣大的農村，更不必堆積在某一個角落，而要使每一個角落都發生切實的作用。

面對着危機四伏的中國，隨在都逼着青年們拿出所有的力量來，克服一切的危機，這真是一個非常的時代呵！生活在這時代的青年們，有爲過去的人所夢想不到的種種，有爲將來的人所接觸不到的種種，我們不能放棄這時代，我們應作爲一個主動者似的直接參加這時代的演出，學習所不易學習的種種。

在民族解放鬥爭積極展開的現中國，一切爲個人的打算，將被廣大的民族鬥爭所淹沒，是一定的，民族存在，個人存在，民族滅亡，個人滅亡。擒取這大時代所有的機會，企圖完成

個人的一切，是不可能的；我們今後惟一的出路，祇有貢獻個人的一切，努力完成大時代的——
一切。

第二章 日本文藝思潮的沒落

文學是把握着人類的實生活，從人類掩蔽的部分——即人類看不見的內心深處，加以深刻而赤裸的分析的。成功的文學作品，是指引人類從幽閉的地獄中逐漸走向光明的橋樑；人們由於賞鑒文學作品，可以瞭解人性的真實與虛偽，悲觀與樂觀，束縛與自由。人們常有迷信歷史的習慣的，其實歷史所告訴我們的，並不是靠得住的事實；因為歷史的製作，是成功的權威者，就其所要留傳於世的偉績豐功，特別雇用許多食客，用着誇張的手法，任意鋪張和虛構的結果。再說，就是每天從新聞紙上所報道我們的消息，有時候，也是不容易使我們相信的，如果你能明白這消息的來源的話，祇有文學家才是確實不欺的歷史家，他們運用銳利的視覺所發現的世界，才是具體的真實相，在其作品裏所告訴我們的一切，你可以相信，比你用一塵不染的明鏡所映照出來的容像，還要更真實；所以，代表一時代的

文學作品，便是某一時代的最可靠的歷史，從這些文學作品裏，我們可以觀察各個時代或各個國家的最真實的民族性。

從誦讀法國大詩人拉馬丁的沉思集，雨果的朱麗集，繆塞的四夜集，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就不難明白纏綿多情，愛修飾，風流自賞，是法國人特有的民族性；在英國紳士式的那種諷刺而不露骨的情調裏，自然會產生像爾伯納那樣幽默的作品來；讀了托斯退以夫斯基的窮人，罪與罰，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托爾斯泰的復活……等等不朽的傑作，我們便可以知道俄國人的性格，是幽鬱的，刻苦忍耐的，不為命運屈服，而有凝視着命運的勇氣，堅強地向前搏鬥的。像這樣的例，舉不盡許多，我們且根據着「文學作品，是最可靠的歷史。」這一個原則，來觀察日本的民族性。

誰都知道，日本的民族性，是卑劣殘酷的，這在一般日本人的行為上，已充分地說明了。當我們一檢查日本的文學作品，實又可以找出許多可靠的證據。

在日本文化界——尤其是文學的部門，除了從歐美譯述一些名著，或由中國盜取

的文化略加燒直便冒充爲自己的文化以外，我們要發見日本人自己創造的文化，是不可能的；至于配稱爲偉大不朽的作品——堪與歐美大作家並駕齊驅的作品，更是少到等於零。日本的思想家和文學作家，誠然也有不滿於他們的環境而思有以反抗的人，如廚川白村、河上肇之流；但都是微弱無力，給與日本知識界的動力，是異常渺小的。廚川白村早給大地震燬滅了，在他留下的遺著出了象牙之塔裏，曾痛罵日本的民族性，是小氣，自私，愛佔小利，殘酷無情，缺乏忍耐性，他不相信日本人的將來，能創造什麼大事，能有什麼好的結果，能由於日本人自己的努力，變換什麼氣候，他熱忱地盼望日本人澈底改造他們的民族性，以適應世界的潮流，不要固執己見的錯誤；但他終於不相信日本人能改正他們的錯誤。廚川白村在日本作者羣中，可算是最瞭解日本民族性的一個，對於自國民族性的分析，的確比任何人要深刻；可是，他僅是一個諷刺的散文作家，在文學上沒有偉大的建樹，不像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哥戈里一樣，能把日本卑劣殘酷的民族性，澈頭澈尾的分析，使能在凝固的死板板的日本社本裏，起一個小小的風浪，擊破某一個弱點。這是真的，日本作家羣並沒有因

爲廚川白村的提醒，在作品中對於日本的民族性加以詳盡的檢討，直接間接有助於社會國家的改善。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在日本前進青年中，是被當作偶像似地供奉着的，然他還是缺乏勇氣，受不了軍閥的壓迫，不得已，祇有向着權威者的座前，表示屈膝了。自從他發表了一篇獄中獨語以後，河上肇在學術界的權威，便一落千丈，他此刻雖然依然活着，他的自由意志和思想，正如同廚川白村一樣，等於給大地震燬滅了。一般地說，日本的文學作家，在此刻的軍權籠罩下，可說是毫無反抗的力量，在日本文學作品中是找尋不出一部代表時代的作品；日本軍閥暴虐專斷的行爲，束縛自由意志的罪惡，以及封建和迷信等等，在日本的文學作品中，從沒有人敢當作描寫的主題。如果說，日本的作家羣是能把握他們自國的環境與時代——即能盡量發揮了奴才與工具的効能；那麼，我敢說，日本的作家羣，就是離開世界的潮流，忽略大時代所付予的使命了。大約日本的思想家和作家，對於他們現有的，一切，已經是很自滿的吧？殊不知，他們的文化，僅是從各國掠取一點浮影，而並沒有能採集各國文化的精華，建立自己的靈魂。但日本在他方面，如軍備的擴充，機器工業的發展，是